



四書輯疏

孟子五

二十

仁  
2796  
30-21



門 仁 12  
號 2796  
卷 30-21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

後學會津安聚著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蔡虛齋曰或謂天子之子為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

成王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

註翼 胡期僊曰將是往而未往張秦嶽曰之字解做往字吳蘇右曰滕文公為世子以定公使將往  
楚國孟子時在宋文公慕其賢乃過宋而見孟子金  
仁山曰按孟子致為臣於齊而歸鄒而即如宋與宋  
句踐戴不勝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  
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今按賽合註四



書脉俱謂楚宋本不同路乃是迂道以見孟子顧麟士依趙注謂不必作迂道來見據書岱雲詒仲從之正解以迂道為妙吾從正解麟士又舉下文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證之愚謂自楚反復見於孟子之言有疑也迂道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朱子曰性是天生成許多

道理○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

於渾上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

人汨音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

其性爾蔡虛齋曰正韻註莊子與汨偕出註回泆而

蓋汨者乍出乍入之義不全沒也故此句下有而失之三字若作沒字解可不用而失之三字矣史文

機曰集註言私欲而不言物欲者二者不同不可不察蓋私即發於形氣之私欲即感物而動之欲私之源從氣上來欲之流從物上去此二字雖不指氣與物說而氣與物所以拘蔽乎我者此其機也集註一字不可輕改而精當如此孫詒仲曰胡氏云註言物欲不言氣質據孟子之意言之不知註云私欲自該氣稟物欲二項也今按玉山講義說此章分明用氣稟物欲字蒙引誤陳定宇曰充其性即擴而充之之充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

朱子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蔡虛齋曰每言堯舜盡性之事以實之見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如二者皆法堯舜子服堯之服舜為法於天下堯舜與人同之類不拘一格金仁山曰性善無形影然凡聖人之所為皆自性分中出則堯舜即性善象也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

居隘於用力也蔡虛齋曰註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反欲其知不假外求者以仁義皆吾性所固有也聖人可學而至者以聖人與我一性也陳定宇曰集註已包後面成體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等三說之意

此盧未人曰當時所道所稱必有許多說話不能悉此記而約言其旨如此輔潛庵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程子曰性即理也曰性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

即理也四字攔撲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性不便是理所以簡即字胡雲峰曰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取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今按即只也理字就事物言故下一即字蒙引緒

言就人心言誤指氣未用事以前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指氣未用事以前 喜怒哀樂音未發何嘗不善用事不善猶云惡也

而無惡所以有善 發而中去聲 節即無往而不善理不為氣所蔽所以

節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所以為氣所蔽 故九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就人恒言中指偶有序者言之以明其理之自然耳非謂九言皆然

註翼吳孫右曰孟子道性善言孟子與世子所道者性善言必稱堯舜言孟子與世子每言必稱堯舜胡期僂曰必是決然稱是贊揚陳定宇曰四端章雖言性情之理而性字未說出性字始見於此而詳見告子盡心篇呂晚村曰孟子平生本領盡在此二句所謂金正心誠意更无可對揚者也○孟子此言是滕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而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

世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

求見林次崖曰當時性學不明或謂性惡如杞柳之

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如湍水之喻而人之性固

有合下就是聖賢如堯舜者亦有合下是愚不肖如

桀紂者孟子獨說性善人與堯舜同是一性人

皆可以為堯舜故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也蓋恐

別有卑近易去聲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

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中村氏曰古今聖愚點道

曰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根自上

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

又何前言該道性善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

疑焉稱堯舜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

氏曰前言已盡二句點

而已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而巳矣三字是正解也

註翼

虛未人曰道一即是性一故註云本同一性但不可指道字當作性字道略就行邊講因世子求易行之道故不曰性一而曰道一如率性謂道是也今按此說極確象存說不可從或云性即道也或云這箇性的道理俱誤吳孫右曰一之云者有這箇無別個也而已矣三字決定道之必無有二而九可為聖之意不言自明故下引言以証之又按言無別有卑近易行之道也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如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覲古覓反○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如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

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蔡虛齋曰集註所謂既告以道無二致者

言外意也○引此三言以明之據此三人之言可以見道之無二致則力行以求其必至豈不存乎其人哉李岱雲曰篤信力行從上疑字生來疑則不能篤信不篤信安能力行

**註翼**蔡虛齋曰此承上文言道既一而不容有二說然則惟在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又豈可復求他說哉四書脉曰觀之言為景公發勿認我吾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翼註曰畏字是不敢擔

當意胡期僂曰兩何人謂豈兩樣人有為是奮勵以盡性賽合註曰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為我之師也翼註曰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李岱雲曰空空不畏如何可至聖人地位故須是有為為亦不可任偏自是故須要有師引言層次自是如此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截斷也書商書說音命

篇瞑眩憤古對亂亂林次崖曰書旁註云飲言滕國雖

小猶足為治去聲立政起衰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

克則不足以去上聲惡而為善也盧未人曰安於卑近與此註卑近易行一

樣俱指不師聖賢言不指國勢弱小言陸稼書曰安於卑近等本兼持身治國言不必如蒙存於言外補說治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形向於此而詳具

於告子之篇然默識如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

子之言信矣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俱程子

語已見

**註翼**

胡期僂曰絕長補短是收拾零碎地方將是庶幾之詞廖愈也今按補綴林次崖曰猶可以為善國言猶堪做好國然不敢許以大為猶曰亦以新子之國李岱雲曰他處引書不過証上意此却另是一意是要發奮振作不可憚難意又鞭策他一步盧未人曰瞑眩喻自克意吳孫右曰疾喻不善瘳俞復善孫詒仲曰不足為善國意在言外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傳傅之德義者大故大喪

也親事謂喪禮

**註翼**

指南曰世子問前章性善堯舜之言不忘于心故值親之喪真性發見竊不安于當時短喪之禮乃使然友來問孟子是問居喪之禮必何如方為順人性而合于聖賢之禮制意此一問最有關係人心世道張彥陵曰按世子志行喪禮根原全在於心終不忘處得來此正真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當世之人心可見人性之無不善而堯舜真可為矣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

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針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

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以上解已善其

問而又言所宜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有此問之故也

見論語為政篇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

年也吳孫右曰引曾子之言只起喪禮當盡意三年之喪句重故註詳解之下二句皆二年喪中事

齊衣下縫逢音逢也不緝今人謂之為緝也曰斬衰音

同緝之曰齊衰疏麤不精也也麤布也中村氏曰趙註齊疏齊衰

也集註分解二字蓋針縗也針與鐘同禮記疏厚曰鐘希曰粥喪禮

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嗣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

也趙格庵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列三代共之是無古今之別

註翼趙註曰孟子歸在鄒也不亦者亦也翼註曰固所自盡泛就人子自然之心說不可加一當字

玩註宜乎可見○論語自致自字是自然此自字是自已觀註非自外至可見而自然盡心乃在固字上

李氏曰引曾子之言只重一禮字下却方說諸侯之禮未學其細微而嘗聞其大略胡期僊曰事就服勞

奉養說葬就衣衾棺槨說祭就禴祀蒸嘗說季彭山

日諸侯之禮不學就儀文隆殺上說盧未人曰三年

之喪一句重看戰國時此禮

久廢故先以喪必三年告之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

為長上聲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趙鐵峰曰文王子錯叔綉

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

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

意引釋二字就父兄百官言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去聲上世以來

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翼註曰上世即先祖也然志所

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

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註翼**胡期僂曰反命是得孟子之言反告于世子定是定其議欲行百官是異姓之臣林次崖曰定

為三年之喪只是世子行未有子行而臣下不行者然此處所重却在君上觀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可見

蒙引說是臣子都行雖有証據覺不是本意盧未人曰吾宗國以下正言不欲之意指南曰反之指行三年

年之喪不可者言不可反也今按曰吾有所受之也曰字就作志者言吾字指作志者謂先祖非是父兄

百官解志之言以為作志者言喪祭從先祖者言吾所行之禮文則是有所傳受於先祖不可輕改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歎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  
 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猶言世子謂  
 素行之不學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  
 其言是矣六卿之長以天子言歡飲也深墨甚黑色  
 也指南曰悲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  
 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蔡虛齋曰獨  
 字見上云云皆孔子也

註翼

吳孫右曰只好馳馬為樂試劍為勇素行不足  
 取信于人今按如左傳所載皆子庚與鑄劍必  
 試諸人之類賽合註曰恐是世子自恐其格於衆議  
 而不能盡心於喪禮也子為我問孟子求所以息衆  
 議而使己得盡心行禮意胡斐才曰他字指父兄百  
 官言隨他足不足都不管他但當責之於己斷然行

之以自盡其心而已林次崖曰引孔子之言是說求  
 之於己無有不應者吳孫右曰君薨一段只是發明  
 他真情在人自不容解不重上感下應說盧未人曰  
 有好至必偃是推言感人之理饒雙峰曰君字統天  
 子諸侯而言張泰嶽曰君薨之日為嗣子的以百官  
 之事聽于大臣之長自己居次守喪○在上的君子  
 其德能感乎人譬如風一般在下的小人其德應上  
 所感譬如草一般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被  
 謂三日以後未葬以前祭虛齋曰位喪位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  
 故未有命令教戒也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  
 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疏

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為廬也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指南曰寢苦卧于苦枕塊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

也輔潛庵曰若如或者之說則可字當作皆字今按稼書依雲說未是○林氏曰孟子

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

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

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

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此而

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

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

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

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

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

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文公一感發之

頃而見聞之人莫不悅服則人性之善不益信哉

**註翼**林次崖曰自五月居廬以下俱是叙其事與上

甚焉吳孫右曰五月自居于廬以行諒陰之禮未有

命令告戒以行乎不言之禮胡期僊曰族人是父兄

四書脉曰觀是四方來觀者弔是鄰國來弔者勿混

三年之喪可知矣指南曰大悅亦須蒙服三年之禮來不獨頂上二句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種之事耕種之事詩豳風七

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古巧反糾也亟急也乘升也

播布也言農事至重所以使民遂生復性而君子人

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全在精誠心術故引詩言治

屋之急如此者解晝爾三句詩述農家相勸言語云

夜而後索亟蓋以來春將復反扶又始播百穀而不暇

為此也解其始

註翼張彥陵曰按通章以下緩民事為綱而行動則

呂晚村曰不可緩是王者仁心仁政所出○引詩所  
以證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間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  
民間時他事勤渠都只為此事乃見其不可緩之  
至不致玩註不見民自以農事為急意蒙引說不可  
從鄭雉千曰茅所以覆屋者又按索所以縛屋者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  
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梁惠王

註翼盧未人曰氏之為道一節言民陷罪由無恒心

以當急吳蘇右曰氏之為道猶云民之為民耳道字

不重不宜專說向好一邊觀下無恒產句可見徐微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盧未人曰恭儉

民有制以所施言觀註則能二字可見勿以為恭儉

之實恭儉齊曰孟子云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禮

下則不侮人也取民有制則不奪人也今按下字指

民言趙註當臣看所以開諸家紛紜也不可從能以

禮接下不取侮謾其民故能取民以制賦稅

無額外之增供輸無不時之索本是一串事

詳異張秦獄曰承上文說恒產有無所繫之重如此

也或謂有仁心而後有仁政也皆未必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為人欲為不容並立

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

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註翼張彥陵曰按此總結上文兩節以起下文重在

人為富不仁上今按撮言引解重為仁邊非盧未

人曰言不制產至於閭民便是為富不仁應上文焉

有仁人意以見制產不可緩也吳蘇右曰為富則必

多取病民則行不得仁矣為仁則必損上益下即致

不得富矣張泰嶽曰要之為富固其於不仁然則聚

而民必散亦不可以為富為仁固非以求富而民

足而君足又豈至于獨貧又孟子未發之指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救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

取之之制也蔡虛齋曰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

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

以為貢也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  
 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  
 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扶又稅其私田周時  
 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周禮司徒鄉  
 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趙鐵峯曰十夫一畝之田也今  
 按考工記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鄉遂以五起數故  
 於首為橫溝以城之夫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中村氏  
 上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四鄙所居也  
 里皆在六遂三百里之外五百里之內今按都鄙以  
 四起數故以八家言之每一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  
 井亦於首為橫溝以城之蔡虛齋曰此周家之徹兼鄉遂之  
 畝而分故謂之徹貢與都鄙之助皆然也若純以都  
 鄙之助法言則為計區而分而該不得鄉遂之貢矣  
 張泰歎曰耕種則通八家十家之力在一處合作收

獲則計一井一溝之入算畝數平分叫做徹法今按  
 公田計畝均分各自納之于公私田亦計畝均分各  
 納之于己耳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扶問反  
 緒言說未是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  
 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陳定宇曰二十畝  
 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  
 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蔡  
 廩曰乃都鄙用助法者也不言鄉遂用竊料商制亦  
 貢法者十而自賦其一不用訓解也竊料商制亦  
 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  
 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張泰歎曰是通融均一  
 有通融之義繼而計之義藉借也的意愚始而通力合作  
 畝均分有均一之義藉借也

註翼

胡期僂曰什一是一什分中稅其孫詒仲曰說  
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實皆是什一  
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呂說是今按徹者徹  
也上徹是田制名下徹是通均之義蔡虛齋曰使文  
王武王周公生於大禹之時亦決只是行貢法而已  
蓋是時洪水方平懷山襄陵之患始息上窟下巢之  
居始變其民大聚星居散處其田亦大槩段落不相  
聯屬若聚其田而經界之聚其民而使之八家同井  
通力合作大抵是難孫詒仲曰殷承夏後雖用助法  
必不能於地之不可井者而強井之也竊疑國中貢  
野助不獨周然殷亦然呂晚村曰多寡諸解朱子亦  
取陳徐二說為近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  
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用  
馬林次崖曰貢法十中取一似重於助蓋鄉遂之地  
既饒其兵又止於衛王至無征行之勞故其役重都  
鄙之地既饒其民又有征行之苦故其役輕朱子所  
謂悉調者不用用者不悉調是也先王立法  
各有深意今按緒言以地勢分之說不足從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  
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罔然  
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

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金仁山曰不知其狼戾猶

狼藉言多也蔡虛齋曰言粒米饒多狼藉棄壠於

反也培壠盈滿也盼恨視也金仁山曰目勤動勞苦

也稱舉也顏師古曰今貸他代借也取物於人而出

息以償之也出錢生子日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註翼**盧未人曰龍子節俱作龍子之言以首一句為

行多取之則寡取之只是設辭非謂樂歲當加多於常數之外也則寡取之只是未嘗加多非謂於常數之內而反少之也林少穎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今按龍子之言自助法盡廢只用貢法之後言之晚村謂指周以前之貢不亦從俗雲謂諸家皆謂當時諸侯用貢法不知何據亦非觀雖周亦助一句可見林次崖曰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較量數歲之所入酌其適中之數而立為常法也蔡虛齋曰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謂以其所得者供墾田之費尚不能給也糞田亦必資米穀以為餉也張彥陵曰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

賦也必欲滿其常數也翼註曰為民父母至節末俱跟取盈來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

取於民者無制耳盧未人曰蓋世祿出於公田不行

是加賦於民便非取民有制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

之人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

業而上下相安者也盧未人曰是正解世祿本

**文遂言助法**

**註翼**張彥陵曰此不重世祿上只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吳蘇右曰此句特以起下文



指南曰味一固字，隱然只是未行助耳，有勉之使行，意張泰歡曰九人臣有功于國子孫世世食祿的叫，做世祿。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如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小民祝告之辭。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註翼** 吳兼右曰：以上反覆言助之當行。呂晚村曰：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助耳。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行助也。今按此公田是徹法中公田，謂徹內無公田之說，謬胡期僊曰。

遂作然後字，看又按雖周亦助也，有數說。惟謂但以此文公疑助法之難行，為是。又按周字以周盛時言，晚村謂即徹字誤觀註。周亦用助一句自見。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蔡虛齋曰：或養國老，或養庶老。校以教民為義。六德六行六藝之屬也。序以習射為義。張

嶽曰：謂之序者，取射也。皆鄉學也。蔡虛齋曰：鄉學則不以序賢之義為名也。立之鄉里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於國學而待用。學國學也。蔡虛齋曰：天侯國中，之學皆謂之國學。以教元子，服子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註翼**

李岱雲曰行助之後即繼之以設學校見有恒產又使之有恒心之意蓋制產之後恒心雖可助非本文意顧麟士曰設為句總說庠者至其之申庠序學校四字皆所以申教之二字人倫明二句推其當明也胡期僊曰設是立蔡虛齋曰所教實兼五品之人在倫但取一義以名學陸稼書曰夏曰校四句不必在異同上支離只要見三代莫不有鄉學亦莫不有國學邵伯胤曰鄉學由農而入士國學由士而入官指南曰皆字兼鄉學國學張泰嶽曰將這五倫之理講解宣示昭然大明於上然後天下之民莫不率由於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維而親睦之俗成于下矣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編

俾淺反

小雖行仁政

兼井田學校言

未必能興王業然

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

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王觀濤曰集註滕國編小二語勿露為妙

若露出不似告滕文口氣李岱雲曰蓋王者既師法乎我則王者澤之所及皆我之澤之所及也何必定要自己無天下故曰至公無我

**註翼**

胡期僊曰王者是有德而受天命之君取法是取教養之制以為法師是模範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

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

年之稱也

謹翼

金仁山曰孟子雖引文王之詩而止曰亦以新子之國以勝之徧小僅可自新其國而已李岱

雲山時解即以新國為受天命而興王業似少斟酌

○新國者忽然革去從前舊習行起井田學校之政

如徹底斬新起來一般亦不必以開疆擴宇為新也

指南曰力行有奮發自振不阻于國之卑弱意亦字

對文王而言胡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

管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

孫詒仲曰文公使畢戰主

井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耳輔氏謂孟子不久便

去故使問非也今按下章陳相之滕見孟子則孟子

猶在滕井地即井田也趙格庵曰井地則言其始以

明矣既已成井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

而謂之也輔潛庵曰治地謂開辟其方里為井之地也分田

也謂分為九百畝之田也饒雙峰曰直者為經橫者

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陶謹之曰界是公私內

外之界限吳因之曰經界公私彼是之界蔡虛齋曰

溝水界也溝洫之類也如曰澮曰川皆是塗陸界也

如曰徑曰畛曰涂曰道曰路皆是張泰嶽曰定疆

則有封的土堆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

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

取故穀祿有不平輔潛庵曰經畫界止之法不修則

田無定制不定為一夫授田百畝

之制而民之豪強者惟其所取得以兼并其他人之  
所有賦無定法則不特取公田十一之賦而暴君貪  
吏惟其所取得以衰斂其私田之所入今按蒙引以  
豪強為在上者說約謂剽掠是又按指南以豪強  
兼并為野人失所以食暴多取為君子失所以非兼并  
多取俱野人所以失所也又按正義云穀所以為祿  
故云穀祿以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  
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慢與漫通無分別也輔  
氏為怠慢看欲字說不

去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詩異 仁政兼教養說為是謂指井地拘指南曰曰選  
擇見重其任曰子必勉之欲畢戰之謹于所事  
以求成也陳定宇曰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  
周聘侯曰暴君汙吏要貪暴多取不肯正經界既不  
正經界則豪強亦因之為姦矣彼非欲豪強  
兼并只是自便其私於此害遂不暇問了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  
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  
法不可偏廢也

註翼 四書家訓曰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無  
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張  
泰歎曰壤是土褊是窄狹今按將或也蒙引訓殆未  
是指南曰下二句又交互言之不重相須意只是申  
上文見其必有  
此二樣人耳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九什  
字是

非二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

法也陶謹之曰野外地曠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

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

也陶謹之曰國中地狹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胡斐才

重於郊外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助而通用也與通

之義者不同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

亦不止什一矣輔潛庵曰以其請野九一而助則知

則當時之貢法亦有疆取

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

註翼胡斐才曰請字貫下兩節張泰微曰野是遠鄉

以田之畝數言中村氏曰使自賦是使民自輸稅對

助之不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李岱雲

云有圭田則君子之祿不因此而缺所以為厚君子

有餘夫之田則野人之養不因此而匱所以為厚野

人愚意君子之祿何得因祭祀遂缺只是既有常祿

以養廉而又有圭田以供祭厚及先世正所以厚其

臣而教孝之意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胡期僊曰是

皆在其中矣

義之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註翼林次崖曰自卿以至下士皆五十畝也饒雙峰

畝四分則二十五畝陸稼書曰直解謂卿以下其祿

漸薄不有以優之將祭享不備此謬也圭田所以發

其孝思非為其祿薄也蓋卿亦在內豈是祿薄者吳

乎職之大小而養祖  
敬宗之心則一也

###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也

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

畝俟其壯而有室也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

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李岱雲曰養君

而念及君子之祖宗治野人而念及野人之子弟

所以為厚君子厚野人而仁政之篤摯周詳於此見

矣

### 註翼

張曉樓曰圭田五十畝是由百畝而中分之野  
則分以同井助之半國中則分以同溝所賦之  
半與九之一什之一其數適相合而祿外之祿無不  
得其平餘夫二十五畝是由百畝而四分之四分其

一區之田則各助耕若田二畝之半四分其一夫之

田則各自賦己田二畝之半與野之九國之什其數

亦適相合而田中之田無不得其均李岱雲曰按雙

峰謂各受田百畝六十歲傳於其子子養其父長子

受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愚謂此說未詳

六十歲固歸田之期或其子未壯而有室難於受田

或未至歸田而其子已壯而有室可以受田皆未可

拘也或長子受田以養其父而其弟亦既壯而有室

豈亦在餘夫之列而不受田乎總之一夫授田上事

父母下畜妻子此以五口為率耳其有父母俱在生

子多人弟幼未至十六為餘夫者則亦有八口九口

之家也其有兄弟多人俱壯有室則又皆受百畝之

田而不僅稱餘夫也以彼亦均有父母之養妻子之畜也

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徒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守

是保

望

是窺

防寇盜也

同

註翼

翼註曰死徙節即承上言井地之法既行則不

得有常說多云貢助固兼行而助法尤為善作歸重助

法說殊不知上文原重助法不徒此節也李岱雲曰

此一鄉同井之家所以皆能親睦者又以死徙無出

鄉自祖父以及子孫世世同居共處故也故首句領

起大有意思而時解多從衆引以致訛陸稼書曰

此節鄉字不必拘不可作鄉遂之鄉看猶言一步耳

禮書以鄉田同井句證鄉遂之亦為井非也盧未人

曰出入是出作入息相助是彼此協力意相扶持如

顧問周濟意親睦是和順意今按民各有世業故死

徒無出鄉鄉田同井故出入相友

云云百姓親睦總承二項講述謬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

助法也盧未人曰朱註曰詳言對上文經界看上文

只言法之當行未及形體制度此節乃備言

之故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

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所以分君子野不

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

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一爾

註翼

公羊傳疏曰古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陸稼書

曰以里計之則一里以畝計之則九百畝總是

一意胡期僊曰養當耕字看即助耕也指南曰公事

事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賦之  
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賦其  
助法之善一至於此乎劉上玉曰書有次第此章至  
此方說出中外私井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  
先而助皆通渾淪若  
先說明則此節贅矣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上聲其籍此特其大略

而已盧未人曰此其大略蒙引總承仁政必自經界

始至所以別野人淺說只承方里一節看來上

文雖許多說話皆是泛論其理只方里節是井田助

法實事專承此節為是今按稼書收四書家訓賽合

註四書脉不是陸稼書曰大略依註對詳細說不潤

對潤澤說淺說不是胡期僊曰大略如言大祭

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

王之意也四句非解潤澤之義是解潤澤之實若夫

蒙引所謂潤澤而不硬也澤滑而不澁也

是解其義指南曰人情土俗未必與古相合故夫因

時化裁斟酌融通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滯于先

王之迹而能合○呂氏曰子張子渠慨然也歎息有意

三代之治去聲下同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

講求法制粲然備具明要平聲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

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

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

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富

少貧民多故苟處上聲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

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

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村中



氏曰攷宋食貨志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  
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蓋此時方五  
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

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去聲其法雖不可考必不  
是什一之法不然則

鳥能不失廣儲畜三年耕必有九年興學校諸鄉皆有  
年之食之類

之秀者聚而成禮俗守望相助疾病救蓄與災同水  
相扶持之類

類恤患盜賊厚本農為抑末商為工足以推先王之遺法  
之類

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

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輔潛庵曰識其大者謂  
先得古先哲王之心也是

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反又考陳  
定

而能因畧以致詳輔  
定

推舊而為新輔潛庵曰謂推其既  
往以為今日之制不

屑屑於既往之迹崔駰達旨辭曰吾亦病子屑屑而能  
也註屑屑猶區區

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中村氏曰  
命世亞聖

之制而辭稱孟子之言命訓名即名世也今按

王自大文潤澤二字中看出

註翼鏡雙峰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  
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胡期僊曰君

與子見當  
各盡其責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捆音聞。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公六家指要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許姓行名也九流始有農家者流此集註未及改

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

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音搯

反之欲其堅也吳伯章曰扣搯謂擊也以為食賣以供

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

之事失其義理者耳如因神農氏始教稼穡遂謂有君民並耕之事因日中為市遂

謂有精粗同價之事所謂失其義理者也猶陰陽醫方陰陽家稱黃帝之

說也謂有精粗同價之事猶陰陽醫方陰陽家稱黃帝之

**註翼**

盧未人曰蓋許行見孟子分列君子野人遂為此說以壞其法實非感化而歸滕也觀其徒衣

褐不服尊貴之服捆屨織席以為食都要自食其力

這等行事便是為並耕饗食之說張本陸稼書曰神

農之言非謂是神農所言但其所言者乃神農之道

耳為字亦非是不好字○彼既耕以為食矣何又以

捆屨織席為食耶想是羈旅之際未曾受田故暫以

此為業耶今按觀聞君行仁政見得文公實行井地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

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註翼**張彥陵曰叙陳相與弟辛而必提出陳良之徒

來伏後罪他兄弟倍師一段公案此亦春秋書

法陳紫峰曰彼本學於陳良而未聞邪說其遠負耒

耜而至者亦不為出疆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直

亦是食力之意與。摶，織席，有相入之機。故一見而悅。胡期僂曰：負任負願，是心之所欲。史文璣曰：陳相先見文公，便言聞君行聖人之政，便是指行井田之法。今按蒙引謂此言蓋非面對滕君也。拘聞君二字是面對之語。史氏說可從。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雍，殮音孫，惡平聲。○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七亂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

**法**

審謂曰許行此言見君子小人原不必分而分制，制祿俱可無庸，但未曾說明故註曰陰壞。

**註翼**

胡期僂曰：此章分三大段。自滕君則誠賢君至亦不用耕是闡許行之並耕道，是稱述吳蘇

右曰賢君只淺說，今有志復古意，若以行井田為賢，則無下面許多說話了。○未聞道只寬說，暗與神農相關。陸稼書曰：並耕二句串看，以並耕作主，楊昆阜曰：正是道之所在也。今按直解以自其淡薄解饗殮與註，斥指南曰：滕有倉廩府庫，率皆取民所耕者而食之也。不自食以治野人而受其養，是厲民也。四書脉曰：並耕與民各自耕，非耦耕之說。愚得賢與賢者俱指合神農之道言，與上賢君賢字不同。盧未人曰：此言雖刺滕君，其意實攻孟子。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是煮飯的甑所以炊是炊食的爨

然燒也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顏師古曰反謂回還也今按八問而八對

故謂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詰異

此節故為詰問以引其以粟易之之句以爲下節辨折之地吳孫右曰種粟句孟子非不知

許子種粟但以此開辨論之端耳盧未人曰首一問先發許子之必耕下歷問皆詰以耕之不可兼一以

衣問彼逃之衣褐謂不取於布也然褐亦須織且一身豈能盡褐即此便可折他孟子姑置之又以冠問

得其粟易之說至以害於耕爲言則其詞已窮即此便折倒了孟子猶且置之又以釜甑問又得其粟易

之說則不消再問已知害耕之旨不可變於前矣李岱雲曰按此節所詰亦即是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

意然此意未說實只就許子一身上看他能爲此又能爲彼否如捕魚者寬寬下網使他已入網中然後捕之也一作辨折語便無下節地步彙解曰上文捆履織席以爲食此何以云必種粟而後食益上文據其事此據其教也不是已在滕種粟翼註曰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今按自織之與稼書兼承衣褐代雲非是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器釜甑之

屬也蔡虛齋曰凡民生日用所資器血皆是故用之屬二字以該之陶為甑者蔡虛齋曰

古之龜實陶治為釜鐵者舍止也謂不為陶治之事也或讀屬

燭音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詰異豈為厲農夫哉以上因上節辨折其厲民自養之說且許子以下故為詰問以勾引其不可耕

且為之句以為下節辨折之地陳紫峰曰以粟易器械者乃所以濟陶冶而不為厲陶冶亦以其

械器易粟者乃所以濟農夫而豈為厲農夫哉胡期僂曰易是相換意皆指百器用紛紛是多事擾亂不

憚煩是何不厭勞苦張泰嶽曰宮中譬如說是家裏一般今按依前說則其字指百工依後說則其字指

許子合訂曰味一固字相己入孟子圈中更展脫不得妙在不知不覺令他自己口中供狀乃見前路逼

妙法之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

路無時休息也吳蘇右曰既營此又營彼奔走道塗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

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

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中村氏曰四字

當作六字今按對此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以下孟子言也句言

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

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

哉解孟子引古語證上文治天下者可耕且為與之意也

註翼率天下而路也以上因上節辨折其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之說張泰嶽曰大人是在上的

人小人是下的人虛未人曰有大人之事便兼不得小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便兼不得大人之事且一

人之身數句正言不能兼之故就小人講言小人身百為俱備而欲自為尚不能兼况大人而能兼小

人之事哉吳孫右曰末句是孟子斷語胡期僊曰天下兼古今說通義是通行當然的道理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禮反潔他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

之世中村氏曰洪荒大之意荒不治也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

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

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上聲盛也繁殖衆

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稻水生而色白者黏為糯不黏為黍不黏為稷麥大豆之總名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

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解做益舜臣名此節及下

節所言俱舜攝政時之事故以舜言烈熾也火盛禽獸逃匿然後禹得

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河流有九之謂曰徒駭曰太

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蘓曰簡曰潔曰鈞盤曰鬲

音津蔡虛齋曰離騷註曰禹治河在兗州分爲九道以

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吳伯章曰曰

簡曰潔集註與爾雅同而蔡氏則謂爾雅合簡潔爲

一而其一即河之經流殊不可曉以水道攷之九河

湮入海南皮縣明有潔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良

是林次崖曰集註與書傳不同新安倪氏謂書傳晚

年經朱子訂正當以書傳爲定然考楚辭亦與集註

相同吳氏程又謂云云必曾經見今定從集註爲是

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上其壅塞也

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

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

記者之誤也朱子曰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

必曲爲之說也吳伯章曰集註謂記者

之誤此亦未及改耳

註翼指南曰此合下節言聖人不暇耕堯以不得舜

三節言聖人不必耕總見無並耕之事也張泰

嶽曰草木得水而日見長禽獸得草木而日見衆

多五穀爲草木所妨都不成熟人民爲禽獸所偏多

被傷殘所以人烟稀少但見獸蹄鳥跡的道路交雜

于中國中村氏曰堯獨憂之對諸臣未得說吳孫右

曰敷治內亦該除民害遂民生復民性意舜使字直

該至命契蓋益禹稷契皆舜之所使而寔承堯之命

也今按講述謂敷治只是治水不是胡期僊曰掌火

是主火政八年見其久不入見其勤爲民除害翼註

曰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又按雖欲耕得

乎兼堯舜堯爲天子舜攝政故也下節暇耕乎亦然

或承禹益或只承禹皆非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

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

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

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

之稟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亦字對藝殖稷字

也契亦舜臣名也亦字對上司徒官名也掌教之官人之有道言

其皆有秉彛之性也中村氏曰按道字註做性說蓋道專言則兼性以性言道見其

固有之意人率仁義禮智信之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自有親義列序信之道也然無

教則亦放肆也逸縱也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

人倫亦因其固有者性中原而道去聲之耳書皋陶謨曰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陳定宇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次序本有此典

也勅正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輔晉庵曰集註舉書以為證者天叙即所謂固有也

勅而厚之也即所謂道之也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朱子曰放

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

朱子曰不是財惠之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如字者來之

惠只是施之以教化

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

性矣盧未人曰勞謂民之用力於人倫者則慰而勞之也來謂民之趨向於人倫者則引而來之也

匡謂口心之背乎人倫者為枉則匡而正之也直謂行事之反乎人倫者為枉則矯而直之也孫詒仲曰



勞來以教言輔氏安其生之說非也指南曰凡此勞  
來匡直正以輔之翼之輔者輔其弱而不能自立以  
志言翼者翼其怠而不能自行以事言乃懲其不善  
以進于善也使自得之言使自得其性之固有也  
優游而又從而提撕與警覺同義警覺解振以加惠焉德  
字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盧未人曰慮其既得  
復失又必提撕警覺  
而加惠焉吳孫右曰教化有加無蓋命契之辭也  
已使之保其所得便是加惠也

**註翼** 義合註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即人字親  
義別序信即道胡期僊曰逸居是安逸而居李

岱雲曰飽食煖衣逸居不但因此而更長嗜欲淫泆  
之事乃為近於禽獸只一箇父子不盡親之道君臣  
不盡義之道夫婦不盡別之道長幼不盡序之道朋  
友不盡信之道便是與禽獸之頑然無智者等矣指  
南曰此聖人兼堯舜舜之使亦堯之使舜之使亦堯  
之憂也今按陳定宇專指堯不可從盧未人曰人倫  
即人之有道父子有親五句正是人倫曰有親曰有  
義曰有序有別有信正與有道相應且勿云父子教

之有親也賽合註曰親義別序信皆曰有謂性中原  
有之道也教之特從而發明之耳又按親是父慈子  
孝有恩相親之謂義是使臣以禮事君以忠有義以  
相與之謂別是有分辨而與他夫婦不相混淆之謂  
序是有次序而不相僭越之謂信是以誠信相交而  
不欺詐之謂其實同是仁義禮智之道隨處而異名  
耳又按聖人之憂民如此承稷契兩  
項為是唐荆川曰不暇耕以工夫言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  
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胡斐才曰  
事亦是治  
天下之事但不必皆責之己耳陳紫峰曰大則不惟  
字乃大綱大體之大非恩惠廣大之大也  
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林次崖曰聖人憂人所憂者  
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

不暇耕而亦不必於耕也唐荆川曰不必耕以事體  
言今按為己憂所謂憂以天下也故註以憂民解之  
劉上王謂非事事而憂之急務二句本節正解止  
此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預透仁字意不必然汪武  
曹說可從撮言引解  
集說用劉說未是

**註異** 林次崖曰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言  
非堯舜之所憂也呂晚村曰禹皋乃總舉之詞  
益稷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憂不  
得止在禹皋而益稷契不與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  
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教之者僅已耳  
輔潛庵曰其所  
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而已故有限  
而難久也周聘侯曰有限以地言難久以時言一橫

一豎說小惠而已亦有時地意在今按亦  
字見得小惠而已句有有限而難久意在惟若堯之

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

惠廣大應惠字句周聘侯曰恩惠  
字應忠字句周聘侯曰恩惠教化無窮矣廣大似對有限而可久意

在其中教化無窮似對難久而無限意亦包在內孫  
論仲曰教化無窮亦宜兼廣力之所能繼身之所及  
說恩惠廣大句亦以廣力繼身言方是輔氏以力與  
身分貼恩惠教化非也今按得大德以傳其位得眾  
賢以任眾職故其恩惠此其所以為仁也  
仁字可包惠  
廣大其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仁字可包惠  
字忠字盧未

人曰恩惠廣大便不止謂惠教  
化無窮便不止謂忠故曰仁

**註翼** 孫詒仲曰其澤自有以及天下故不必耕彙解  
曰分財教善此二句當就人君身上說故不若  
得人字非對己而言大則二君亦未見其為小矣今  
按人字非對己而言大則二君亦未見其為小矣今  
是盡心呂晚村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不是贊  
歎堯舜之仁只極言勞心為天下之大耳○此仁字

以思惠言摘訓曰為天下得人說雖指出堯舜然有一若字乃就而比例之辭以天下與人亦泛說是把這件極難底事來相形耳如爵祿白刃比例中庸一一般○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可見得人所關者大所以得人為難此節是於仁上見出箇得人之難來方於難上見出箇堯舜之憂來中村氏曰難是贊詞不作知人不見者周聘侯曰得人之難非有其人而不識正恐此人不易有無以副其心此所以咨牧訪岳汲汲皇皇有不能已焉惟難故憂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是效法之法虛蕩蕩廣大之貌直與去聲○則法也齊稼書說不是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據論註則以德言為是

之貌直解以德言淺說以事功言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洛也

**註翼**引孔子稱堯舜之言以實上文不暇耕不必耕之說也翼註曰則天見法天意不與見憂勤意與論語不同如此看方起得下用心字今按此說極是稼書非之不是胡期僊曰無能名言民不能形容其大倪仲弘曰亦不用於耕言亦不用心於耕也陳定宇曰以上已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

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盧未人曰陳良楚人也能學周孔之道是用夏變夷許行亦楚人也陳相反從而學之是夷變於

**註翼**

胡期遷曰自吾聞用夏至亦為不善變是責陳相之倍師○數十年見其久李岱雲曰按許行之謬上文已闕盡以下只責他倍師而學許行時解謂正開許行之不可學並耕之不可從者是偏重正意而失孟子之餘意也翼註曰用夏變夷照下文陳良事則當主自變說或云還主變化他說不必拘拘與下合也今按前說可從賽合註曰夏以禮義之教言夷以風俗言林次崖曰稱陳良見其不當悖也張

泰嶽曰北方之士素學周孔者其所造詣亦未能或出其上也盧未人曰一說彼指陳良一說指楚前說為是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捐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疆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檀弓記任擔都也是反負的場冢上之壇場也場是冢傍之地冢前有若似行李有若似

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

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無一毫秋日燥烈呂晚村曰周正之秋乃夏正之五六月也秋陽以暴之即似今人家晒物必以三伏者為良耳非真秋也今按此說本趙註孟子記時令多言暴曬之乾音以周正則似可從李氏之駁不必

也無一點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明著貼江漢句光輝貼非有若所能仿反

佛音弗也若似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許白雲曰以為孟子贊美曾子則曰曾子不可之辭識明義精有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若是皜皜乎而不可尚已吳伯章曰或曰云蓋疑江漢楚望故孟子以語楚人曾子不應捨他水而稱此

註異

林次崖曰昔者孔子沒節見孔門不甘師有四相向而哭皆失聲不倍師也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倍師也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亦不倍師也曾子曰不可亦不倍師也下文獨曰亦異於曾子者從然尾一人不倍師尤得其道者也蒙引作三段說依其說則子張子游子夏輩是倍師矣要三子不是倍師其欲以所事孔子事之類耳胡期僊曰治是整飾趙註曰失世丁蘭刻木之類耳胡期僊曰治是整飾趙註曰失聲悲不能成聲指南曰江漢二句乃假借形容之証不可作譬喻看皜皜即頂上二句陸稼書曰江漢二句翼註謂是喻聖人之心體此偏也註中明謂是言夫子之道德道德則自兼內外矣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馱亦作鴟古役反○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楚指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非字不訓詁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列為一端者同○獨言異於曾子者獨舉其不改所事於陳相正相反者言為尤切耳吳孫右曰曾子不事似聖之有若陳相乃事非聖之許行故曰異于曾子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鳥鳴嚶嚶音出自

幽谷遷于喬木朱子曰幽深遷升喬高也

註翼 指南曰據孟子語意只是影說過講中還只就出谷遷喬言而相之棄此學彼自在言外方為得語意今按言當出深谷遷喬木不當入幽谷入於幽谷也以人言非以鳥言鳥豈不當入幽谷邪趙註可從新安不如禽之說亦非胡期僊曰幽谷是幽暗山谷借來比異端幽暗之道喬木是高聳之木借來

比聖賢高明之道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音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謂不拘詩人本意取以為己之用也

註翼 中村氏曰按引詩言蠻夷猾夏則聖人必征之陳相見許子以夷俗炫諸夏之教不惟不擊之反師學之所謂不善變也指南曰方且二字有意言此類乃天地不可絕而彼又休休有容方且膺他今按戎狄荆舒是一類下文以膺字承之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盧未人曰

子政擊又托言許行所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期

倦曰十餘許行欲使市中所粥反余六之物皆不論精

粗以布帛美惡以五穀但以長短以文輕重以斤多

寡以斗大小以形為價也

許白雲曰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通辭故又

關其市價不貳之說李岱雲曰吳說謂不貳無

於煩則君民雖並耕而得以自暇與百工交易而不必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耕之意孟子下文亦只以物情之自然不可齊言之

以見為起偽之端又未辨其欲並耕而不得也惟張

說謂許行倡齊價之說正欲舉世為粗不為精以返

於大樸此却是他本意○時解謂價相若非布與帛

同價謂布與帛同價帛與帛同價此又非也如此則

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菴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

倍也菴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皆以賈言比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  
解情其有精粗猶其

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

孫詒仲曰即大小之不可同價以見精粗不可同價非即以巨小字當精粗也蒙引非也指南曰此因明

以通其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

肯為其精者而競解率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解偽耳

註異等物與彼等物不齊也倍菴什伯千萬亦都在

那一般物上說張彥陵曰物之不齊由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相率而為正反國中無偽之說吳蘇右曰亂天下且就物之情上說相率為偽方說到人上今按此說勝賽合註亂天下混亂天下之物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

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註異胡期僊曰因是依託顧麟士曰墨子兼愛近于

按吾固願見趙註云我常願見之不必謂願往見也

且字從趙註做將字看吳伯章曰不來言不必來指

南曰或作記者語謂夷子於是而不來似無味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

以質如字正也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天下篇曰墨

子生生活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

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

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

因以詰克乙反之欲其反之本心而自悟其所學之非耳

**註翼**

指南曰吾今可以見鑒其誠也道不見原刻依常說謂吾儒之道不見近黃葵峯曰道字不必說為儒者之道只說道理耳此說更有體會胡期倦曰豈以作不以看鄧雉子曰夷子葬其親都從乎厚則是墨氏所賤之道事親也學其術而不遵其教是何故與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隣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匐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音儒而入

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夷子援儒者若保赤子之言以入於墨者兼愛之說以欲

拒孟子之非己楚宜等次第又曰愛無差反等反施由親始則

推反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又

厚親以欲見己之厚葬而非以所賤事親也皆所

謂遁辭也陳定宇曰理屈詞窮強孟子言人之愛其

兄子與隣之子本有差等指南曰兄之子與隣之子

本為去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胡

期去聲保赤子之言古人取譬之意固有在也益

以赤子手足並行匍匐而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由

父母之失養也猶小民無知犯法非小民之罪也由

罪也由上之失道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耳且人物

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

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

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

之字指愛朱子曰亦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

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

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註翼張泰嶽曰儒者之道亦未嘗不以兼愛為言周

書上說若保赤子是古之人視百姓與赤子也

是一般斯言果何謂也陸稼書曰以之則二句為釋

用今按觀集註又曰二字可見胡期僊曰始是起頭

吳孫右曰夫夷子信以為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

無兼愛之說且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方正愛無差

等之誤既辨儒無兼愛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復

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附儒也李氏曰親兄之子二句向當依蒙引視兄之子自是過於鄰之子則己之子益可知不可如輔氏之說言兄子而不言己子者兄之子與己之子無異也鏡雙峰曰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蔡虛齋曰見下文爾也二字皆語助辭四書脉曰天之物三句以天理明一本之義林次崖曰這本是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本物之所從出處便是本也人物只有一個  
 父母更無兩個故曰一本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頰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最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藁力追

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

本之意即其發於至情之不上世謂太古也禮制未起

時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如蚊小姑語助聲或

曰蠖音蛄音有短翅四足而居嘬攢反官共食之也

頽頽也泚泚然汗出之貌不忍之心睨邪視也視正

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

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盧未人為

他人之他人對己之中心言孫詒仲曰非為他人看見自己之親如此自己不好意思而泚也言其無所

為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

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

此之甚矣盧未人曰在他人之他人對己之至親言孫詒仲曰以死者言若他人委在壑中見之雖不忍而反覆也藁土籠盧紅反也埋土舉也吳伯音余車也兩於是歸而掩覆數救其親之尸此葬埋手對舉也

之禮所由起也此字指不忍之心言聖人因人皆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字說掩之誠是句佳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必有當然不薄為貴矣容已之道

**註異** 益字李九我謂想當如此之詞不是謂發語詞為是四書脉曰益上世節以人情明一本之義

○他日過之非偶然經過分明既委後不忍忘復往過低回即此便見天性之切○益歸字有急急之義掩之誠是句是起下語又按經形類緇其類甚多四書家訓曰掩之誠是就上世言則孝子仁人句推開

就後世言陸稼書曰掩之誠是也此句口氣猶治安策云使管子而愚人也可管子而少知事體若竟作實說則無味矣胡期僊曰誠作若字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憮音武問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吳孫右曰徐言告夷子夷子聞之即自覺墨道之為非悟儒道之為正憮然不安為之自失○如人迷路忽被人點破倉皇悵望盡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猶言未命而已領其旨也吳因之曰須要摹寫恍然悔悟而深以孟子之言為然意但直說教我云云便不得憮然景界今按有不安于墨而歸于儒意

蓋因其本心之明指葬其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去聲下同入而彼之惑易解也輔潛庵曰此贊孟

註翼

沈無田曰無然為問四字有昏暈初醒稍定始

作虛字則不成句法陳定宇曰驗

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

占據於夫... 蓋因其本心之

會皇... 問答有則之間以命辭終以言蓋子

謝善... 謝然若然自夫之辭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終

